

兒島獻吉郎著
孫良工譯

中國文學通論

下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島獻吉郎著
孫俚工譯

中國文學通論 下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壽

中國文學通論 卷下 一冊

(35601.30)

每冊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兒島獻吉郎

譯 述 者

孫 俚 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序

本書下卷原定諸子百家，後因發現該書原本已由陳清泉君譯出，名諸子百家考，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爲避免重複計，故以著者之支那文學雜考充之，雜考原有十篇，但因九十兩篇爲倫理觀與文章觀，對於文學似爲次要故節刪不譯。通論注釋上中兩卷爲梅痕所作，本卷因原著者已有注釋，故未再加注云。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日譯者

目次

第一編 毛詩

-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一
 - 二 大序小序……………三
 - 三 詩底六義……………五
 - 四 詩底刪定……………九
 - 五 詩底功用……………一〇
 - 六 三百篇底修辭法……………一四
 - 七 三百篇底構成法……………二一
 - 八 三百篇底押韻法……………四八
- ## 第二編 楚辭考
- 一 楚辭底真價……………七三
 - 二 屈原底性格……………七五

三 離騷一（特質與真價）……………七七

四 離騷二（段落與脈絡）……………八一

五 離騷三（造句法與押韻法）……………八九

六 九歌……………九四

七 九章……………九六

第三編 詩仙李白……………九八

一 他底鄉里……………九八

二 他底天才……………一〇〇

三 他底任俠……………一〇二

四 他底仙風道骨……………一〇五

五 酒中之仙……………一一〇

六 詩中之仙……………一一二

七 他底交友……………一一七

八 他底家庭……………一二二

九 他詩底集……………一二五

第四編 詩聖杜甫……………一二八

一 李杜之比較……………一二八

二 杜詩底特長……………一三二

三 杜甫底性格……………一三六

四 他底遊歷……………一三八

五 他底儒教思想……………一四一

六 他底非戰主義……………一四四

七 他底人生觀……………一四六

八 他底詩集……………一四八

第五編 詩佛王維……………一五一

一 王維底傳記……………一五一

二 他底詩之特徵……………一五二

三 他底佛教趣味……………一五六

第六編 唐宋文學概觀……………一五八

一 唐之文化制度……………一五八

二 初唐文學……………一六一

三 弘文館十八學士……………一六二

四 上官體……………一六四

五 初唐四傑……………一六五

六 北門學士與珠英學士……………一六七

七 律詩底發生……………一六九

八 陳子昂底感遇三十八章……………一七一

九 盛唐文學……………一七二

一〇 李白……………一七五

一一 杜甫……………一七八

一二 中唐文學……………一八一

一三 韓愈與白居易……………一八七

一四	韓愈與柳宗元	一九一
一五	緇徒文學	一九五
一六	晚唐文學	一九七
一七	五代文學	一九九
一八	宋底文學政治	二〇〇
一九	宋初底詩體	二〇四
二〇	宋初底文體	二〇五
二一	慶曆文學	二〇八
二二	歐陽修與古文復興	二一〇
二三	熙寧元豐底文學	二一二
二四	王安石與司馬光	二一四
二五	元祐文學與蘇軾	二一六
二六	元祐文學與程頤	二一九
二七	蘇門四學十六君子	二二一

二八	程門四先生	二二五
二九	江西詩派	二二六
三〇	紹興文學	二二九
三一	詞之發達	二三三
三二	道學底提倡	二三六
三三	朱陸鵝湖之會	二四〇
三四	佛教文學	二四二
三五	遼金文學	二四四
三六	宋末文學	二四七
第七編 樂府中所表見的軍事思想		
一	序說	二四九
二	武德與文學	二四九
三	征戰文學	二五〇
四	非戰主義底宣傳	二五二
		二五七

第八編 樂府中所表見的戀愛思想	一二七三
一 文學與戀愛	二七三
二 儒教與女性	二七四
三 以女性爲詩題的人物	二七五
四 以戀愛爲詩底內容的作品	二七九
五 戀愛文學	二八三
六 失戀文學	二九〇
七 閨怨文學	二九二
八 追慕文學	二九五

中國文學通論 下卷

第一編 毛詩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

所謂毛詩是對於魯詩、齊詩、韓詩的稱呼。魯詩是魯申培所傳。齊詩是齊轅固所傳。韓詩是燕韓嬰所傳。毛詩是河間、毛亨所傳，毛萇承之，所謂大毛小毛是。

顧秦之火坑爲中國文學之一大災厄。特別是詩書在六經中爲孔子所雅言，是爲秦所嫉視。故如那偶語詩書者則棄市的刑律可知秦之怎樣地敵視詩書了。而詩比書所以早復舊觀的，就是因爲書生命是藉竹帛，而詩之生命元在諷誦的緣故。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故書因伏生之諳誦僅傳二十八篇，詩則毛亨傳之於六國之際，申培、轅固、韓嬰、毛萇傳之於漢初，皆以諳誦。物有一利就有一害哩。三百篇之所以早復舊觀的固是以諳誦爲主，而四家所傳底文字章句有多少異同的也是在於諳誦呀。

其專修申培所傳的魯詩的有孔安國、王臧、趙綰、韋賢、王式等。專修轅固所傳的齊詩的有肖堂之、匡衡等。其治韓嬰所傳的韓詩的有王吉、治、毛亨、毛萇所傳的毛詩的有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等。魯、齊、韓三詩先在漢武帝時已立於學官，但毛詩獨後，在平帝之末殆列於學官。而齊詩亡於東漢，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獨毛詩從宋、元以後至於今尚橫行天下，決非偶然。蓋毛詩底真價，遙在魯、齊、韓之右哩。陳奐底毛氏傳疏序云：「魯、齊、韓三家詩，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魯、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可謂先獲我意。

魯、齊、韓三詩已亡，今日要知四家詩之異同及傳統實不可能。然魯、齊、韓三詩以關雎爲刺康王晏朝的詩，卻不如毛詩以關雎爲歌后妃之德，敍文王所好迷的太姒的事。其他韓詩以漢廣爲悅人的詩，采芣爲傷有惡疾的夫的詩，鷄鳴爲讒人的詩，鼓鐘爲刺昭王的詩，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的詩，雲漢爲宣王遭亂感嘆的詩，闕宮爲恤公子奚斯而作，那爲美襄王而作，然而毛詩廣漢則云：「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采芣則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鷄鳴則云：「思賢妃，」鼓鐘則曰：「刺幽王，」賓之初筵則曰：「衛武公刺時也，」雲漢則云：「仍叔美宣王。」闕宮則云：「頌僖公。」那則云：「祀成湯，亦可知韓、毛二詩之序有異同且各異其傳統。又劉向是楚元王之孫，而傳魯詩的。而他底烈女傳以采芣爲蔡人之妻所作，汝墳爲周南大夫之妻所作，行露爲召南申女所作，檝之柏舟爲衛夫人所作，碩人爲莊姜之傳母所作，燕燕爲安姜送婦而作，式微爲黎之

莊夫人及傅母所作，載馳爲許穆夫人所作，蓋是根據魯詩之序。魏之張揖是習齊詩的。他底上林賦註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是據齊詩之序的。而與毛詩之伐檀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殊辭而一歸。

四家底詩各有其傳統，各有異同，已如所述。而其優劣，卻不容易斷定。故肅宗時使賈逵撰述魯、齊、韓詩與毛詩之異同。賈逵已撰述其異同，至其優劣終不能論定。及鄭玄作箋，取毛傳的處所多，至於毛傳、鄭箋合刻毛詩底勢力遂壓倒其他三家了。朱熹雖概不取毛詩之序，然經之本文，卻都依據毛詩。經元、明至清初，陳啓源、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等皆主毛詩，可知以魯、齊、韓三詩比較，毛詩底生命獨永久不朽。而如皮錫瑞不取毛詩反仰慕魯、齊、韓三詩不知果何意耶？噫！彼亦所謂強執以爲異者歟！

二 大序小序

理解毛詩不可不由其序，序是說作詩的事情以明其目的。故不由序則作者底主意在何處不能知悉，而誦詩表形於文字章句的卻未必與序所言符合。此鄭樵、朱熹等所以概不取序的原因。然魯、齊、韓、毛四家皆是傳承孔子及子夏底遺意，各自成一家，各張門戶，師弟相授受，傳統的地尊尚遺經的。故毛詩有序，韓詩亦有序，魯詩及齊詩亦有序。而四家之序，雖未必一致，然如毛詩序之傳承孔門遺意，韓詩、魯詩、齊詩底序亦必是繼承孔門遺教的吧！倘

若如在序所言有與經文不相一致之觀，反而對於序認爲有傳統的價值了。故把大小序一概去了的，朱熹及作白鹿洞賦既曰：『廣青衿之疑問』又序：『樂菁莪之長育』豈不是取了毛詩小序底『菁莪樂育人才也』及『子衿學校廢也』底意義嗎？

毛詩之序分爲大序、小序，爲予所不取。而陸德明底經典釋文（卷五）引舊說從關雎序底起首至『用之邦國焉』止謂爲小序，從『風風也』至末句止名爲大序，朱熹作詩序辨說以序中從『詩者志之所之』起至『詩之至也』止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小序。這是析一篇之文爲大序、小序的。文選取這一篇題爲毛詩序，說是子夏所作，可知在蕭統時代未嘗分爲大序小序。況尋探序之作者，沈重（毛詩義疏）說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黃樵（詩解）推廣程頤之說云：『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意者夫子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耳。』與文選以毛詩序看作子夏之作同，這是予所不贊成的。而後漢書儒林傳有衛宏作毛詩序的話，隋書經籍志說是毛詩之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蘇轍說毛詩之序爲衛宏所作，而非孔子之舊，王安石說序乃詩人所自製，程頤說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之文似繫辭孔子所作，王得臣說是首句孔子所題，鄭樵說大序是當時採詩大史之所題，王質說是村野妄人所作，諸說紛紛，無所歸着。若使予以一言斷定之，則既稱爲毛詩，其序必是毛亨所作的了。然如果以此爲孔子或子夏所作，則齊魯韓詩亦應奉載其冠卷首，安得獨爲毛詩

所專有呢？如果以此爲衛宏所作，則漢初以來，至後漢衛宏時代止，可謂沒有詩序了。魯、齊、韓三詩既各有其序，而其序又不必與毛詩之序同樣，則其序決不是孔子或子夏所作的了。且齊、魯、韓三詩皆有序，毛詩獨無序，而謂必俟後漢衛宏始作序，最是不可信的。若以毛詩之序與他三家同樣從毛萇時代已傳的，則必是六國時代依孔子、子夏底遺意爲口碑而傳承的毛亨所創作哩。家語王肅註所謂：「子夏所敍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是決不可從。而韓愈議子夏之詩所以無序，頗爲得當。仁井田南陽底毛詩補傳（舉要）云：「小序首一句古序，當時史官所書。下文則毛公仍子夏之舊補之，衛宏以師授之言，更加潤色。」竹添井底毛詩會箋云：「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後經師所附。」皆捕住小序、大序之區別不免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誚。

三 詩底六義

毛詩關雎之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是祖述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孔穎達底正義云：「風、雅、頌詩之異體，賦比興詩之異辭。」風雅頌實是詩之體制及性質上的分類，賦比興不過作詩的手段方法而已。故六義底排列順次，不曰「風、雅、頌、賦、比、興」而曰「風、賦、比、興、雅、頌」。這是子多年的疑問。若以賦比興底作詩手段單應用於風，不能施於雅、頌，那風、賦、比、興、頌底順次雖無異論，而現在雅、頌亦有興，果何故呢？倘若以風爲諷刺之義，以雅爲正說之義，以頌爲形容之義，三者與賦、比、興同是

作詩的手段方法，則六義的排列順次雖無異論，然與序中所說的風、雅、頌底定義又不一致，果何故呢？這是予所以對於六義之分類不勝慊焉之所。

在序裏說明風、雅、頌底定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甚不徹底，解釋風字爲風化之義呢？抑是風刺之義呢？殆不分明，予以爲與其解作風化風刺之義，寧可解作風俗之風較爲確當。因爲十五國風之風非風化，風刺之義而爲風俗之風的緣故。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皆是把風解作風俗之風。而朱熹解釋風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是以風爲平民文學，更加以說明云：「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把序一概棄而不取的他，亦與序之所謂風化風刺之說雷同。只鄭玄底周禮註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卻是近於以風化風教底結果成於下的國風民俗爲物語的。至若雅頌，雅者正也，頌者容也，雅多作爲在讜饗中的朝廷底樂歌，頌多做爲在祭祀中的宗廟底樂歌。朱熹底楚辭集註云：「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皆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明明是以風爲平民文學，以雅頌爲貴族文學的。其他鄭樵底詩辨妄云：「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唯以鋪張勸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